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海埂大坝“路见本色”的秘密

本报记者 赵黎浩

在昆明市海埂大坝，密密麻麻的红嘴鸥在滇池湖面飞翔，不时停留在大坝上憩息，人鸥同乐的画面成为春城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海埂大坝坐落在滇池北部，观赏和喂食红嘴鸥几乎是游客来海埂大坝游玩的“必选动作”。

记者看到，掉落在大坝上的鸥粪随处可见，被风吹后会变得干燥，并牢牢粘在地上，普通扫帚无法扫干净，极难清理。

不过，大坝上掉落的鸥粪在日出之前准会消失不见，海埂大坝每天早上都变得干干净净迎接游客。海埂大坝每日“路见本色”的秘密藏在了每个人群散去的夜晚。

当夜幕降临，游客离去，云南京环海洁公司的环卫工人们便登场了。记者看到，5台步道车顺次排开，其中一辆首先将需要冲洗的路面湿化，湿润已经被风干的鸥粪，随即环卫工人们手拿高压水枪，对准鸥粪，逐个击破，经软化的鸥粪在高压作用下不再顽固，渐渐松动。

“冲洗鸥粪是个技术活儿，如何用巧劲找到最佳喷水角度，让作业更高效，都是有讲究的。”云南京环海洁公司的环卫工王志洪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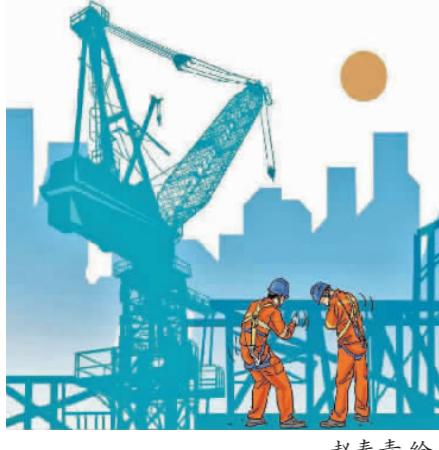
王志洪今年43岁，负责海埂大坝及周边道路的日常冲洗作业，平均每天要用10车水，冲洗路面1450平方米。

王志洪和50名同事守护着长约3公里的海埂大坝，白天清扫路面及白色垃圾，晚上则拿着水枪重点处理海鸥粪便。

环卫工作看似简单，却藏着不少“门道”，如今已不再是“一把扫帚扫天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对环卫工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不仅要了解每一种车型的性能，还要熟练掌握操作技巧，这样才能达到‘路见本色’的标准。”王志洪坦言，通过培训和学习，他现在听设备故障声，就知道车辆问题出在哪里，看到路面就能分析出该采用哪种方式。

伴着春城夜晚的星光，王志洪和环卫工友们在海埂大坝上忙碌着，他们与来自西伯利亚的“小精灵”相遇、相识、相守，守护滇池的万顷碧波，守望春城的日出日落。

驯服“长臂巨人”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王琪骐 樊星

在鳞次栉比的钢铁森林中，形单影只的塔吊宛如高耸入云的长臂巨人，让人望而生畏。而广东省劳模、中建二局华南公司塔吊安装队队长刘昌森的工作便是驯服“长臂巨人”。

2000年，刚参加工作的刘昌森走进深圳赛格广场工地，跟着师傅从事机械设备修理工作。偶然间，他接触到了塔吊设备维修安装，能够平地起高楼的塔吊设备勾起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最终，他凭借对塔吊等大型机械设备理论和实操的掌握，如愿加入塔吊安装班组。

彼时，正值赛格广场塔吊拆除，塔吊高达320米，大风天气严重影响了拆除作业周期。为完成任务，每晚7点半，刘昌森准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天气预报，再结合气象局信息与团队反复校对施工方案；回到宿舍后再恶补高空塔吊拆除的理论知识，睡觉前在脑海中模拟一遍操作流程。

“塔吊正在高速起钩，吊重显示不超过16吨，慢慢加速，已停钩，旋转向右，停止转臂……”赛格广场项目的百米高空，刘昌森在作业平台上专心进行着塔吊作业。最终，耗时144个小时，塔吊成功拆除。刘昌森更加坚定了从事塔吊安装工作的信心。

三道总重7500吨的钢结构连廊，刷新了国内单体钢结构连廊总重之最的纪录，也成为腾讯全球新总部——腾讯滨海大厦的标志性名片。在这背后，有“动臂之王”美誉的M1280D动臂塔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长臂”的顺利“舞动”，离不开刘昌森和同事们的辛苦付出。

M1280D动臂塔吊作为当时国内最大吨位的塔吊，起重重量高达100吨，安装操作的说明书是全英文的。刘昌森挑灯鏖战“破译”学习，直至对塔吊构造、参数等烂熟于心，一台塔吊20多个大构件、100多个小零件，最后都被他摸得门儿清。

21年来，他从初出茅庐的学徒成长为塔吊安装专家，每次拆迁工作，他都会坚持攀爬到最高处，守望林立的楼宇建筑。“对待工作，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谋定而后动。”刘昌森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全国劳模的角色间自如切换，黄小玲一直在为“让更多人认识醴陵陶瓷”奔走——

三“国”演“艺”

阅读提示

醴陵釉下五彩瓷，是世界上最高烧制温度的制瓷工艺，黄小玲对于这项传统技术爱到了骨髓。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陶瓷艺术大师等角色间频繁切换，“忙碌”成了黄小玲的标签。如今，黄小玲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让更多人认识醴陵陶瓷”的奔走中。她很少谈及自己的艺术成就，内心更多是怀着对同行的那份职业同理心。

本报记者 方大丰 王鑫

2月24日，正月十三，湖南省醴陵市陶瓷工业园的“醴泉窑”门口挂着大红灯笼，依然是过年的氛围。

黄小玲沏着茶，手机一会儿就响，总有忙不完的事情。索性她将接受采访的事“甩给了”一旁的湖南省陶瓷艺术家吴晓涛。

“她就是这样，在醴陵陶瓷艺人圈里出了名的喜欢管事，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他举例说，有次黄小玲出差去北京，一个企业家找她订购花瓶，她却把在北京打拼多年的一个醴陵陶瓷艺人推荐给了人家，要知道黄小玲也有自己的公司。

吴晓涛说，好艺术家是“德在艺先”，黄小玲其实是在“为整个醴陵陶瓷业忙上忙下”。

四季同春

去年，黄小玲参评全国劳模。醴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廖宏力亲自为她写了推荐材料。

写完，他赞叹说，黄小玲不一般，是三“国”演“艺”，在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陶瓷艺术大师的角色间自如切换。

“忙碌”成了黄小玲的标签。

这不，当时还有一周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她还在修改想提交的三个建议，她想

尝试的艺术创新也还没完成，她还操心给醴陵陶瓷产业搭建一个衔接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市场的平台……

黄小玲喜欢用“春天”来形容她的梦想。

醴陵釉下五彩瓷，是世界上最高烧制温度的制瓷工艺。

黄小玲对于这项传统艺术爱到了骨髓，“一年学不会，十年离不开”。她认为，无论是行业还是个人，“创新是永远不能停下来的”。

“我想把油画和水彩技法融合起来，氤氲出春天的生机勃勃。”在醴泉窑二楼一间看起来有些空旷的设计室里，工作台上摆着颜料未干的两个瓷板斗方，是她刚刚利用接受采访和接待客人的间隙，溜上来画的。

鹅黄嫩绿的朦胧色块，溢出春天萌动的生命气息。

《紫藤花》《竹报平安》《满园春色》等数十件获大奖的作品，亮晶晶、水灵灵，晶莹剔透，春意盎然。

单纯直率的心性与釉下五彩瓷的温润、剔透浑然融合，她在陶瓷艺术上藏着太多“春天梦想”。2019年，她实现了一个多年梦想——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这组巨型瓷板画，主题就叫作“四季同春”。

为手艺人争地位

在醴陵，从事陶瓷产业的人超过20万，黄小玲曾是一家街道企业的陶瓷工人。她的父亲也是陶瓷工人。“出身陶瓷世家”，这个标签对于醴陵很多陶瓷艺术家来说，其实是“祖传”的谋生饭碗。

经历了几次企业破产后的下岗，黄小玲和丈夫周金炎梦想有自己的窑。2000年，他们实现了这个梦想，命名为醴泉窑，这是小时候他们经常去挑水的老井的名字。

3年后，周金炎带着一批货和黄小玲要参评的两个瓶子，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办的首次展览。“路上还打坏了一个。”周金炎谈及创业时的艰难，风趣地感叹。

“幸存”的“虞美人”花瓶，摘取了银奖。

听到这个惊人的喜讯，黄小玲说：“这个月工人的工资有着落了。”乐坏了的周金炎也慷慨了一把，跑去买了半只北京烤鸭。

第二年，黄小玲去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家拜访，惊喜地发现，她的“虞美人”花瓶，收藏在他家中。韩美林告诉她，这是评委唯一没打感情分的作品。韩美林写了“后来居上”四个字送给她。

这四个字，成为她继续前行的激励。

名声日盛的黄小玲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让更多人认识醴陵陶瓷”的奔走中。

200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在商定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会举办地时，黄小玲“冲上去”发了言：“醴陵的老艺人，坚守了一辈子，有的人已经老得走不动了。”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请求将这次评审会放到醴陵去开。

这份真诚打动了所有人，最终评审会在醴陵举行，黄小玲挨个帮老艺术家们收集评审材料，有14人成功通过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

“为手艺人争地位，黄小玲被陶瓷界称为‘土匪婆’。”吴晓涛忍不住这样夸了一句。

瓷女

“2019年带领醴陵陶瓷艺人全国各地办巡展，共办了9场。”湖南省女陶艺家协会秘书长朱醴说，从搬运到布展，每次黄小玲都亲力亲为。

“女陶协”也是黄小玲2014年发起成立的。

朱醴认为，是黄小玲的勤奋和真诚汇聚了她在艺术上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有一年，去景德镇搞展览，直到快结束，两个在景德镇打拼的醴陵艺人的作品还没售出去，黄小玲反复推介，最终把两人的作品推销出去了。黄小玲说：“一花独放不是春，每一个艺人都值得尊重。”

一些多年流落外地的艺术家被黄小玲“感召回来”，邓文科、朱占平等大师把醴泉窑当成了创作基地。现在，醴泉窑已有25个大师工作室。

“退一步，我们都是手艺人”。黄小玲很



少谈及自己的艺术成就，她内心更多是怀着对同行的那份职业同理心。

“2014年，恩师病危入院，弥留之际，家人跟他说‘咱们回家’，老人躺在床上没有反应，家人又说‘我们回工作室看看吧’，老人马上点头……”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接受采访的黄小玲说了恩师陈扬龙的故事，“师父的精神支撑力就是工匠精神，这种精神也鼓舞着我们。”

瓷女，是黄小玲很喜欢的“雅号”。有人说，对醴陵的瓷艺史进行整理，黄小玲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瓷女这一称号，十分恰当。

已经51岁的黄小玲，被朋友认为越来越有趣了。

“一起在外面玩，她还能爬树。”律师石伟特别喜欢黄小玲的另一面——大声笑，大口吃肉，充满生机与活力，为人大气、乐于助人。

“她是一个勤奋的人，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简单锻炼后就进入创作室。”周查是在北京经商的醴陵人，认识黄小玲之后，“义务”当起了她在北京出差时的司机，时间长了，就知道了更多手艺人的不易，“她创作时尽量少喝水，怕水喝多了上洗手间耽误时间。”

“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热爱，不可能这样坚持下来。”周金炎有些酸酸甜甜地调侃，“她这个人，做妻子是不太合格。只会做一个菜，炒鸡蛋，洗衣服经常把手机也扔到洗衣机里……”

“这样的黄小玲，这样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周金炎说。

(制图：陈子蕴，受访者供图)

G 人来人往

方大丰

有人说，爱和艺术是同一件事，是遇见自己的过程。大抵，跟常言“心中有爱，手中有活”是同一个意思。

很多人在谈论工匠精神时，也总是认为，热爱使得工匠能把手艺做到最好，他们的人生境界，因为爱和对职业的善意而豁然开朗。匠人的高境界，绝非仅仅只和技术相关。

比如，陶瓷艺术大师黄小玲，她的作品，亮晶晶、水灵灵，温润剔透，很多人收藏，是因为其间释放的意味，“就如同繁重生活的一股清流，洗涤我们周遭的污浊，还内心一处宁静”。

我相信这是真的。我曾经对一个年轻的同事说，你的文字特别打动我，因为我看到了一种澄澈和来自灵魂深处的真诚。

心中有爱，手中有活

有人说，工匠精神和艺术精神不是一回事。但无论如何，既然是精神，那就一定要真诚，没有虚与委蛇的做作。

对于陶瓷艺术的各种技法之美，我是门外汉。但在展厅中，黄小玲陈列的作品，几乎不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就能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真诚，那些花，那种色调，宁静而又热烈，每一件都有创作者心性率真流露。

我曾经采访过黄小玲的恩师陈扬龙大师的家人。陈先生离世前，曾想画一百件牡丹瓷，每一朵牡丹都像人一样，会哭，会笑。病重之际，他尝试了很多次画“会笑的牡丹”，但没有一次成功，他对女儿叹息：“牡丹怎么也没有笑起来。”女儿热泪盈眶：“父亲，您生病了，牡丹怎么会笑啊？”

这件事，一直感动我，搅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认同感——任何一个职业人，唯有

足够真诚，才能爱得深沉。由此我也认为，对于每一个领域的手艺人，爱就是格局。

黄小玲作为大师传人，自己也走进了大师殿堂。在接受媒体关于工匠精神的采访时，曾谈到她在这个行业里那种持久而艰苦的训练，但工匠精神是什么？她说，是汇聚在一代代艺人身上的那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力”，是陈扬龙弥留之际的那种对手艺铭心刻骨的牵挂。

黄小玲有句话特别打动我——“退一步，我们都是手艺人”。

选择一份职业，本质上首先是选择了一只饭碗，选择了一种谋生方式，怀有对这份职业的敬畏，就是敬畏饭碗，敬畏生命。首先要拥有的就是深厚的同理心，以及群体性的相互认同。

对黄小玲的多次采访都极少涉及她的艺术成就。其实，从始至终，我始终也是把

她当作一个陶瓷手艺人，放在几十万陶瓷产业工人的群体背景之中，关切她不仅仅是关注一个大师，而是一个手艺人群体。她谈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产业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与沧桑。

千年窑火，百年辉煌——有人这样描述醴陵陶瓷产业的地位，认为有着绵长历史的醴陵陶瓷产业，直到现当代“釉下五彩”工艺涌现，才走上辉煌巅峰。

这，也对也不对。

一条绵亘千年的产业链中，一代又一代“手艺人”薪火传承，这是技术、工艺的接力，也是精神与人格的接力，悠久与辉煌其实是相辅相成、浑然一致的。这是一条产业链，也是一条精神链，每一个大师和每一个产业工人，都是链条上的一环。

“我们都是手艺人”——这是一种认同感，归根结底，这就是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张锐

他们当中有“最美逆行者”、劳动模范，也有企业爱心团队、社区工作者，他们用点滴善举温暖人心、用行动诠释大爱真情……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主办的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已进入事迹展示和公众投票阶段，由全国总工会推荐的20个先进典型进入候选名单。

2020年以来，各级工会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指导推动职工志愿服务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关心关爱、维权服务、助力复工复产、助力社区防疫等志愿服务活动，全面提升志愿服务的覆盖面和职工的参与度，让职工志愿服务活动的“火种”照亮四方。

疫情防控一线主动担当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级工会迅速行动，积极动员，组织广大职工志愿者服务者争做政治责任担当者、个人健康守护者、疫情防控践行者。

为强化志愿者队伍建设，江西省总工会积极筹备成立江西省工会志愿者协会，加大招募宣传，广泛吸收各级工会干部、工会协理员、“三师一室”工作人员、有企业工会工作经历人员和有志愿参加此项工作的社会组织成

员进入志愿者队伍。2020年疫情期间，江西省共有145223名工会志愿者参与一线疫情防控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推出或采取服务措施5560项，解决问题、困难10078件，开展“一对一”帮扶24123人次。

为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积极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先后捐款6000余万元，为疫情防控纾困解难。中卫市沙坡头区18名职工组成心理慰藉和情绪疏导